

东“张”西“毕” 百年邂逅

本报记者 高素娜

在成功结束第一站上海的展览后，“毕加索”又将惊艳成都。2月10日，“东张西毕，百年邂逅——毕加索中国大展(成都)”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该展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文化厅等主办，将于2月28日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与观众见面，共展出毕加索真迹56件，记录毕加索生活、工作的高清照片50幅，全面呈现了毕加索艺术人生的发展脉络。

据大展组委会学术总监西沐介绍，此次展览作品全部为法国毕加索博物馆的公共收藏品，涵盖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粉红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包括油画《戴帽子的男子》、《男子肖像》、自画像《星期日》等。

东张西毕 再续前缘

毕加索被称为现代艺术的魔术大师，是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亲眼看到自己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艺术家。毕加索的盛名，不仅因为他的《亚维依的姑娘》、《格尔尼卡》等杰作，更因他生活多姿多彩，创作力丰沛，留下了总计近3.7万件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除绘画、素描外，还包括雕刻、陶器、版画、舞台服装等门类。而在他1973年过世之后，世界各大美术馆仍不断推出有关他的各类回顾展，且常有新的论点发现，话题不断，仿佛他仍活在人世。

毕加索曾经对东方的艺术十分向往，并感叹“真正的艺术在东方”，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许多元素。而在中国的绘画界，也早就有“东张西毕”的美谈。“上世纪50年代，张大千与毕加索在巴黎塞纳河边



拥抱(油画)

毕加索



朵拉·玛尔肖像(油画)

毕加索

相会，从此两位世界画坛巨匠长期保持书信往来，探讨交流东西方绘画艺术技巧与异同，留下一段令世人感慨的艺术佳话。”中共四川内江市委宣传部长潘梅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言。

据主办方介绍，作为中国的艺术重镇，成都不仅油画领域人才辈出，还曾养育了四川籍绘画大师张大千，这也是该展锁定成都的重要原因。届时，除毕加索作品外，主办方还将另设分馆，展出张大千家族后人授权的18幅以蜀绣形式展现的大千作品，让两位大师跨越时空再续前缘，实现“百年邂逅”。

毕加索作品最招贼惦记

“毕加索中国大展”号称新中

国成立以来成都所举办的最昂贵展览，总价值逾67亿元人民币。主办方说，这一数字是根据毕加索作品的市场拍卖成交价估算的。

据统计，在目前所有已知的艺术品交易中，排名最贵的40幅作品中有10幅出自毕加索之手，毕加索也一度是世界拍卖纪录的保持者。虽然贾科梅蒂在2010年2月用一尊雕塑打破了毕加索作品《拿烟斗的男孩》保持了6年的世界拍卖纪录，但仅3个月后，毕加索的另一作品《裸体、绿叶和胸像》即在佳士得拍得1.065亿美元，又将艺术品世界拍卖纪录收归囊中，捍卫了其艺术品市场“皇帝”的宝座。

也因此，毕加索作品最招贼惦记。记者搜寻毕加索作品的失

窃记录发现，最近一起失窃案发生在今年1月9日，毕加索于1939年创作的油画《女人头像》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希腊国立美术馆遭盗。这一事件后，设在英国伦敦的艺术品遗失登记局发布了一份“窃贼最青睐”画家和艺术品买家提供相关资料。据该榜单显示，失窃、失踪或有争议的毕加索画作为1147幅，位居第一，遥遥领先于位列榜单第二位的美国现代艺术家尼克·劳伦斯一倍之多。

为什么毕加索的作品如此深奥？中国的普通观众要如何才能读懂毕加索？在此次展览中，《赤足女孩》、《朵拉·玛尔肖像》等都是毕加索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它们就好比是读懂毕加索的一把“钥匙”。“毕加索并不是在乱画，他是一个老顽童，他在跟我们捉迷藏。”诗人余光中曾对毕加索蜕变时期的作品有过评说，他将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概括为“四肢异位、手脚交错、五官互调、画丑为美”。余光中说，毕加索正是以此为契机找到巧力，反而会产生别有洞天的欣赏效果。《朵拉·玛尔肖像》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读懂毕加索需理清文脉

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毕

加索作品所贯穿的历史脉络，不仅折射出了20世纪现代派艺术的演进之路，其立体主义作品更是凸显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形势与艺术家内心情感的实际联系，为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动力源泉。然而，对于中国的普通观众来说，毕加索作品中看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似乎毫无章法，其独特的画风和创造力也令人很难读懂，更别说赏析了。

为什么毕加索的作品如此深奥？中国的普通观众要如何才能读懂毕加索？

在此次展览中，《赤足女孩》、《朵拉·玛尔肖像》等都是毕加索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它们就好比是读懂毕加索的一把“钥匙”。“毕加索并不是在乱画，他是一个老顽童，他在跟我们捉迷藏。”诗人余光中曾对毕加索蜕变时期的作品有过评说，他将毕加索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概括为“四肢异位、手脚交错、五官互调、画丑为美”。余光中说，毕加索正是以此为契机找到巧力，反而会产生别有洞天的欣赏效果。《朵拉·玛尔肖像》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艺术家陈丹青在《机会与困境兼谈毕加索》的演讲中，从专业角度给出了人们读懂毕加索的路径。陈丹青表示，把展览拿过来是一件好事情，让年轻人开开眼界，让暂时无法出国的人看到好的原作。但看到原作，如果热爱艺术的人还是不懂，怎么办啊？“我们真回到时间的脉络，理清文脉后，再读毕加索。这大约要看一下非洲艺术，看一下塞尚的艺术，看一下安格尔的艺术，当然还要看一下希腊的艺术。当你了解这些艺术以后，再来看毕加索，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陈丹青说。

回 声 壁

■“凡是在自己微博简介里写自己是‘著名XXX’的人，请你们在10天内自觉地去方舟子那里报到，接受方砖家的怀疑鉴定。文艺界比较多了：著名艺术家，著名当代艺术家，著名油画家，著名评论家，著名策划人……好消息：‘著名精神病’目前尚未包括在此范畴内。”

——策展人费大为说“自称‘著名XXX’的人请自觉去方舟子那里报到”

从这三言两语也能看出，费大为对方砖之争并不了然，说点风凉话，故作冷幽默。殊不知，文艺界“著名”遍地，“大师”层出不穷，正是因为缺少一个方舟子。

■“以文化为名行行骗之实这么流行，是因为真正的评判标准被解构了，失范了，真与假、好与坏不能区分了，便泥沙俱下。得益的是伪名家、伪书家、伪画家。我在中国美协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文艺没有批评，这是事实，但不能怪批评家。首先要问：大家需要批评吗？都不需要了，真正的批评会出现吗？谁来做堂·吉珂德？需要堂·吉珂德吗？社会能忍受堂·吉珂德吗？只说好话，没有批评。你可以批评别人，批评到自己，就跳起来了。”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说“批评不是广告，不是献花”

批评的最低要求：说真话。“大家都不需要批评了”，即：大家都不需要听真话、说真话了。画坛就是这么和谐起来的。

■“在书画市场上，有一个奇异的现象：画字好卖，画比书法贵。于是有人自嘲：一流的书法家不如三流的画家。事实上也是如此。书画的商品属性比文学、学术要明显得多，而绘画的商品属性又强于书法。另一方面，书法的进入门槛似乎很低，人人都可以动手写几笔。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士爱好书法的确实特别多，给人以人人都可变成书法家的印象。有的书法相当一般，甚至恶劣，但也千方百计进行炒作，或多或少影响了书法的声誉。”

——浙江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谈“一流的书法家不如三流的画家”

鱼目混珠的“名人书法”“官员书法”，害得那些名副其实、安分守己的书法家丢了饭碗。

■“区执法办在检查中发现，个别沿街门店和居民住宅前的春联出现破损、褪色等现象，加之春天风大，破损的春联随风摆动，严重影响了市容美观……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春联绝对属于乱贴乱画，过了正月十五就必须去掉。”

——陕西省渭南市创卫办主任柴树明称“春联属乱贴乱画”

贴春联违反“国家卫生城市标准”？歪理邪说！往昔过年，无论城乡，家家户户贴春联，且全是手写的，红彤彤，多喜庆。如今过年，年味儿越来越淡薄，春联的衰微正是原因之一。

续随子 点评

相关链接

毕加索到此一游的意义

杨 卫

毕加索是最早一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现代派画家，是我们接触世界、认识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崛起，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毕加索在中国也日渐成了一个过去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没料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也就是在毕加索现象落潮之后，他的个展竟然大规模登陆中国，真是于低处见高明，一下子又引发了许多尘封已久的话题。

如果我们现在只是简单来谈论毕加索的艺术风格，即所谓“立体派”绘画，当然已没什么可谈的，因为只要是画画的人都能画，甚至有些并没受过造型训练的人也能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像哥白尼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转、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发现和探索，世界才从黑暗中争取了更多光明的空间。毕加索也是发现并创造了这种空间的

人，他的“立体派”绘画，从二维平面中创造出三维的世界，不仅改变了绘画的历史，也改变了人们观看绘画的历史。没有毕加索就没有后来的杜尚，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多姿多彩的当代艺术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加索的艺术才是真正原创性的艺术。

我认为在今天中国谈论毕加索，重点应该谈论他的创造精神，即他那永无止境探索意志。相比现在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一旦找到某种个人符号后，便死守不放，不可能与毕加索的大破大立在一个层面上比较。其实，就个人情绪的表达而言，毕加索早在“蓝色时期”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他没有止于那种成功，因为他还有更高的文化诉求，那就是改变人类的视觉习惯。正是这一点，成就了毕加索的更大意义，而这个更大的意义却是中国当代艺术还远远没有展开的话题。



提水少女(国画)

庞薰琹

自打去过了苗寨，与苗家人有过深切的接触，听过他们销魂的飞歌(情歌)、吃过他们香入骨髓的辣子土鸡、迷恋上他们的精妙刺绣后，回到北京每见一人有苗人的面相，每见一服有苗衣的轮廓，每吃一食有苗菜的味道，每见一画有苗寨的影子，心都忍不住怦然一跳，继而凝神端目，要把那所闻所见、所感之物去一探究竟，想一想它的来头。

这样的感触不是随便来的，这份情意也不是随便有的。要受过了他们的优待，得了他们的情意，心里才亲近他们，装下他们。这个“稀有善的民族”(沈从文语)，待人处事热烈而纯良，审美情致土生土长，生命的叙事方式完全自成一体，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也想在艺术的层面上更多地了解他们。

画家庞薰琹上世纪40年代初前往贵州苗族地区考察时画的一组《贵州山民图》绢本水彩与纸本彩墨画，不知道是我在急切地寻找它，还是它在渴望着我的发现，总之，在最合适的时间，在内心充满着最强烈的愿望，在我有能力读懂它们的时刻，我们是迎面撞上了。

一顾倾心，再顾倾心。之前，即使通读了艺术史，许多灿若星辰的艺术人物，是还没来得及细读的——艺术史不可能记得那样的细致。如庞薰琹这样低调，只为作品有“不朽的纯朴”用全力的人，更多只是艺术社团中提到过的一个名字，更易于被疏忽掉。

即使跑遍了苗寨的博物馆，那里陈设的所有背景画、实物图案、绣品故事，的确也不会发现如庞薰琹这样精妙的画作。不仅是苗族人不知道曾有人这样用情地画过他们，我们汉人，也差点不知道有艺术家已于很早的年代，就曾用过这样的笔触，画过他们。

庞薰琹曾说，他的《贵州山民图》，当然不是苗族同胞生活中的真实面目，甚至相去甚远，因为他认为“真”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他是出色的叙事艺术家，我全然懂得他的话所指、构想所指。在庞薰琹的笔下，苗族人民的样子确实不是写实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带着艺术家自我的想象力。但他们同样也是那么真实，那些劳动与歌舞的场景，

生活与情爱的欢悦之处，尤其是服饰的样式、色泽与花纹，都只属于苗族人民，令人感到入骨地可亲。

在绘画手法上，它似乎是我们熟悉的传统中国绘画，又似乎不完全是。这种迥然有异的笔触，在于庞薰琹早年曾留学法国，深谙西方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派、野兽派、抽象派及其他画派之故。眼睛受过种种主义的熏染，于自我的创作中是要加以运用的。只是他绝不模仿，所以画出来的作品与谁的不像，自成格局。

我最早看到的庞薰琹的作品，是绢本设色的《提水少女》，真是美极了，很好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山水画风格，将人物与风景安排得舒展适度，透视准确。

庞薰琹是对西方艺术十分熟练的人，所以他的苗家女子与生活里的人不尽相同，面貌是中西融合之貌，西画感觉凸显，但穿了中国女子的衣裳站在中国的时空里，不突兀也

《唐朝舞者》，之后几乎再没看到他画过人物画。

《贵州山民图》这样美妙触的艺术作品就成了孤品——是他自我艺术的孤品，也是现代艺术史中的孤品。我一边为他的经历咀嚼一样地心痛，一边又为他幸运地留下这批画作而狂喜。

薰琹先生曾被毁掉过许多早期在巴黎的画作，又自毁了后来大部分的作品，或给抄家抄走了再也找不回来。这么被动而跌宕的命运，竟还可以留下这一组妙品，是多么的宝贵与万幸。

不曾见过到这些图画，生命是可以于茫然无知中忍痛活下去的。但一旦见过了，就再不能释怀，再不可放下与缺少了。

世界艺术浩瀚，艺术样式林立，但专门描绘一个偏僻少数民族的艺术是罕见的，能记述下他们美好人性与生活方式的人，是稀少的。最珍贵的是，这些作品有如此高超饱满

不朽的质朴

——读庞薰琹《贵州山民图》

凡 子

的手法，透着如此的纯净情感，令人惊叹。

晚年的薰琹先生说：“如果我的作品能让你感受到一点美感，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哪里仅止一点美感？是满眼的美感，激荡至心底的美感，让人想流泪的美感。

大半个世纪前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如此现代。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今天却并没有人超过他，或稍稍可与他比肩。原创的艺术作品，竟有如此强盛又如此轻盈的穿透力。



笙舞(国画)

庞薰琹

读 图



在那遥远的地方——献给才果(油画)

王兆辉

王兆辉，字心田，1940年10月生于北京。美术编审。1961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美国海外艺术家协理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56年水彩画《北海之晨》在柏林国际儿童画展获金奖。自1960年起，作品多次参加北京市美术展览、全国美术展览，被中国美术馆、国际奥委会等收藏。